

開篇

投票選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

以悲憫胸襟，迎接世界大變局。

——張東蓀：《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》

(1948年9月)

1949年9月30日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最後一天。

這一名稱非常重要。之所以選擇這一名稱而非其他，暗含了即將誕生的共和國之合法性。因為，如果國內、國外輿論已經認可了國民政府於1946年召開「老政協」對改組政府與召開國民代表大會所具有的合法性，那麼，把為「國民黨反動派」所破壞的政協會議接着開下去，就有了不言而喻的正當性。籌備期間，參與者多泛稱其為「新政協」。1949年9月會議正式舉行後，新政協鄭重更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。對此，毛澤東毫不隱諱。他在開幕詞中說：

我們的會議之所以稱為政治協商會議，是因為三年以前我們曾和蔣介石國民黨一道開過一次政治協商會議。那次會議的結果是被蔣介石國民黨及其幫兇們破壞了……¹

按照議程，兩項選舉將在這一天舉行：先以「整個名單」（即「主席團所提名單」）付表決的方法選出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180名；然後，全體代表再以無記名聯記的方法選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、副主席和委員56名。

宋雲彬在日記中對此有詳盡說明。他提到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的選舉，是依據29日全體會議的決定，以無記名聯記法投票。代表在選舉時有權捨棄名單中的任何一人或若干人而另選，選票上每一候選人姓名下都留有空白，如代表不願選某人，可在某人姓名上加一「×」，在下面另寫上想要選舉的某人姓名；只「×」去某人，不另寫他人也可。²

據《人民日報》第二天報道，這項選舉，出任大會執行主席及選舉總監督的是劉少奇、李立三等五人，周恩來則對選舉辦法作扼要說明。事實上，面對年齡、經歷各異的投票人，為防止出現廢票，周恩來的說明還真不算「扼要」。比如，他簡直像對小學生一樣，就選舉方法對投票人諄諄叮囑：「要用鋼筆，沒有的我們秘書處會送上毛筆。在要選的人名字上打圈，要重重的圈。不要選的打叉，又要重。折疊的方法是這樣的……」他還特別說明代表們可以圈選自己。³叮囑之後，劉少奇宣佈：「到會有選舉權的代表共576人。」

《人民日報》記者對會議作了如下描述：

……如數發下選票後，在我們開國史中最莊嚴的儀式正式開始。每一個人經過一度深思，立刻在選票中表達出自己的希望。其實，代表們都是胸有成竹的。誰領導了中國的革命，誰把災難重重的中國人民解放出來，誰一定被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。他會繼續領導我們，永遠走向勝利。

大會選出六十個代表作監票人。九個票箱由九個監票人監守着。監票人詳細檢查了票箱，小心謹慎地鎖起來，鑰匙交給執行主席，然後開始投票。整個過程是那麼嚴肅認真，表現着政協會議從始至終的精神。毛主席仔仔細細寫好了自己的票，在四時二十分整，把票投進第三號票箱。

從開票箱中檢出五百七十六票，與發票數目完全相符。執行主席李立三說：「有選舉權的代表都投票了，我們的投票是有效的。」人們熱烈鼓掌，慶賀投票手續的完美無缺。⁴

投票完畢，檢票人進行檢票時，全體代表沒有閒着：通過了政協會議宣言、給解放軍致敬電、豎立紀念碑決定，還隨即到天安門廣場行紀念碑奠基禮。然後，回到會場聽取選舉結果。

再看《人民日報》的報道：

七時三十分，執行主席劉少奇宣佈選舉結果。他一字一句地說：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，毛澤東，五百七十五票。」會場代表一致起立，熱烈鼓掌。樂隊奏起「東方紅、太陽升、中國出了個毛澤東」的樂曲。代表們合着樂聲的節拍鼓掌，其中並夾着「毛澤東萬歲」的口號聲。樂聲剛剛停止，有節奏的掌聲又升揚起來。全場情緒沸騰，歡欣鼓舞。這是眾望所歸，每一個人都為自己投了偉大領袖一票而感到光榮、驕傲。⁵

當時的軍隊代表、作家劉白羽的敘述尤為生動：

（從天安門廣場）回到懷仁堂，我忽然感覺到今天的燈光格外明亮。今天在這裏，一個全新的、獨立自由的新中國就要誕生了，所有的代表都和我一樣，心裏有着一種興奮和激動。

七點三十分，執行主席劉少奇按鈴、開會，隨即宣佈了選舉結果，當宣佈道：「毛澤東以557票（讀者知道，這數字應為575。這一錯誤，不知出於排版工人的疏忽，還是劉作家自己激動得顧不得那許多細節——著者按）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」時，全體代表都興奮得站起來，一面鼓掌，一面歡呼：「毛主席萬歲！毛主席萬歲！」樂隊奏起「東方紅，太陽升，中國出了個毛澤東……」歷史在這裏翻開了新的篇章。毛主席巍然站立在人海之中，垂手肅立，臉上露出嚴肅的表情。大家都知道，他接受的不只是全場的鼓掌與歡呼，在這一時刻，他承擔起了中國人民的命運。……

至此，大會執行主席宣佈主席團的工作結束，下面請新選出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、副主席主持大會閉幕式。毛主席首先走

上主席台，全體代表起立熱烈鼓掌，而後主席、副主席一起站在主席台上。宋慶齡站在毛主席左面，朱德在毛主席的右面。

毛主席站了好一陣，等候人們激動的浪潮平息。但浪潮一直沒有平息，他終於提高聲音宣佈：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大會已經圓滿成功，現在請朱德副主席致閉幕詞。」

當朱德走向台口的麥克風，戴起老花鏡，宣讀閉幕詞時，會場才暫時安靜下來。他宣讀完畢，毛主席站起來正要宣佈散會時，一個夢幻般的奇跡出現了：莊嚴的講台上發生了巨大的變化，他身後的帷幕上，呼啦啦展開了一面巨大的五星紅旗。這是經過全體代表決議通過、在中國大地上展開的第一面五星紅旗。它是那樣莊嚴、美麗，從那一刻起，它就一直飄揚在天安門廣場上空，也同時飄揚在每個人的心裏。

毛主席等代表們就坐之後，剛要開口講話，暴風雨般的歡呼、鼓掌聲又一次升騰而起，達到整個會議的高潮，大家都感覺到，從此刻起，在這一片神聖而光明的土地上，人民終於成了主人。

毛主席等待着，一任大家把飽滿的情感宣洩出來……

但時間終於到了，毛主席毅然說出了「散會」兩個字，隨後整個會場的沸騰又一次騰空而起，大家再一次為新的共和國誕生鼓掌歡呼……。

在場的大部分人可能已經注意到，投票人576名，毛澤東得票575張！那時他們一定認為，這是很自然的呀，那沒投的一票當然是毛主席自己的——以偉大領袖的謙虛、自信、豁達，他一定會這麼做。半個多世紀之後，我們或許可以認為，對此，起碼在當時，與會者不曾有過絲毫懷疑。

但是錯了。因為，就在當時，就在那紅旗翻滾、樂聲嘹亮、熱淚揮灑的當場，起碼有兩個人知道事實並非如此——兩個人。一個是確實在自己名字上邊鄭重地畫了圈的毛澤東；另一個人就是沒有投



毛澤東在1949年9月30日的政協會議上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。
資料照片，未在正式刊物上發表過。毛此時已經知道在場的人裏邊，
有一個人沒有投他的票

他票的那名代表，唯一的一名——本書主人公、同屆當選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、時任燕京大學教授：張東蓀。

讀者會說，別忘了，那是「無記名聯記」，誰知道哪張票是誰畫的。更何況，就算有一位代表沒有在毛的名字上畫圈，誰有興趣追究？你的結論下得未免過於唐突。

說得不錯。可惜屬於正常推理。如果我們以此邏輯（而且僅僅以此邏輯）推斷毛澤東領導下的共產黨的行為，那就失之於簡單了。

著者在此奉上一個直到1990年代還鮮為人知的故事：

生於1886年的張東蓀育有四個兒女。長子，北大教授、生物學家張宗炳（1914年生）；次子，物理學家、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張宗燧（1915年生）；三子，畢業於西南聯合大學社會學系的張宗穎

(1920年生)；最小的女兒，高能物理學家張宗燁(1933年生)，如今是中國科學院院士。

張宗燁1952年考入北大物理系，屬於成績優秀的安靜學生。畢業時候填報志願，因為太愛物理而政治上不大開竅，竟填報了「科學院近代物理所」，也即1958年後的原子能研究所。可能因為這女學生實在是「除了物理，不問其他」，居然皮肉無損地從事高度機密的工作凡五十年。

大約1993、1994年，在一次會議或者工作間隙，張宗燁碰到了五十年代後期從中宣部調到該所，除物理外，一直從事黨的工作——當時是近代物理所的黨支部書記、如今也已是按時交納黨費、一切以黨的利益為上的何祚庥同志。

在和她聊天的時候，忠於科學忠於黨、性情卻還殘留了幾分天真率直的何祚庥，突然很感慨地對他的老部下提起當年「老話兒」：

這麼些年都沒告訴你，當時我們可是大大地保了你。你到所裏一直是內控使用。……我們給你說了好多好話。其實對你一直就是一種……。剛剛解放，中央人民政府選毛澤東當主席……結果這裏邊居然有一張反對票。當時他們就猜，唯一的可能就是你爸爸幹的。雖然不能肯定，但他們猜除了他不會有別人。

張宗燁沒敢追問何同志這內部信息的來源。她估計是反右期間傳達下來的。⁷當然她也沒敢去想，「他們猜」裏邊的「他們」究竟是誰，以及到底為了什麼、依據哪條規矩，去研究那張反對票。

何祚庥跟我說，當時他印象非常非常深：那時剛解放啊，無論如何沒有想到會有人投反對票——敵人這麼快就鑽到這麼小的圈子裏邊來了。⁸

如果讀者(特別是歷史學界)依舊認為這也屬於不可盡信的「孤證」，我們只好寄希望何祚庥和別的一些為黨所信賴的好同志站出來

作證；⁹ 如果他們不肯，而普通人對政協與人民政府檔案的查詢權仍不見任何鬆動……就請讀下邊的故事吧。

主人公的故事將告訴你，那一張連投票者自己都知道絕對不會對結果發生任何作用的、在毛的名下沒有畫圈（或者畫了「×」）的票，為什麼會在這時刻投出去。

於是，我們將知道，對歷史以及活躍其中的人的命運的闡釋，有沒有板上釘釘的證據，可能並不是最主要的。因為證據會失落（甚至會篡改或偽造），但由思維主導着的行為，卻會在一個接一個歷史時刻，爆發出耀眼的道德與智慧光彩。

註釋

1. 毛澤東：〈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〉（1949年9月21日），載《毛澤東文集》，第五卷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99），頁342。
2. 宋雲彬：《紅塵冷眼——一個文化名人筆下的中國三十年》（太原：山西人民出版社，2002），頁170。注意他在這裏用的「捨棄」一詞，即在這回的投票中，沒有「反對」與「棄權」的區別，只含「同意」或者「不同意」兩個意思。但周恩來的解說裏邊，多了一個劃圈（同意）——於是有了劃圈、劃叉（不同意）和什麼都不划（棄權）的三重意思。
3. 龐松：《共和國年輪·1949》（石家莊：河北人民出版社，2001），頁365-366。
4. 〈「慶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」——記人民政協最後一天大會〉，《人民日報》，1949年10月1日。
5. 同上註。
6. 劉白羽：〈難忘那一天〉，《光明日報》，2004年11月1日。
7. 2009版推出後，有讀者致信著者，認為張宗燁在這裏的估計有誤。她可能沒有想到，在1960年代初，當她所在的科學院原子能物理所將搬進山裏，連同中國第一台原子能加速器，成為國家頂級保密單位。她能繼續留在這個研究崗位上麼？可能就是這一次，作為出身不好的業務骨幹，她的審核人員有可能調閱到公安部有關其父（即張東蓀）的檔案。

8. 摘自1996年12月15日著者對張家親屬的採訪。詳見本書第四章。
9. 事實上，已經有親歷者撰文敘述開票經過。參見王仲方：〈我參加新政協籌備會〉，《人民公安》，1999年第1期。詳見本書第四章。

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：具有版權的資料